

1957

儿童文学选

作家出版社

1 9 5 7

儿童文学选

作 家 出 版 社 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德 勝 門 大 街 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031 字数 314,000 开本 $250 \times 116 \frac{1}{32}$ 印张 $14 \frac{1}{8}$ 插页 1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 (3) 1.80 元

序 言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的“兒童文学选”序言，曾經对兒童文学的今后发展做了乐观的預言：“願意热情地为少年兒童們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的新作者一定还会大批湧現出来，优秀的作品一定还会增加起来。”一九五七年的兒童文学創作成果，是符合这个預言的。这一年的兒童文学創作，在党的关怀下，比一九五六年有了更大的收获，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是兒童文学創作反映现实斗争的题材多起来了。一九五七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这一年发生了許多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第一个五年計劃在这一年提前和超額完成；工业和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国人民反击了资产階級右派的猖狂进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国际上，东风压倒西风，苏联人造卫星上了天，世界和平与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壮大。所有这些重大的国内外事件，都在兒童文学領域內得到了表现。例如余辰的“蚕”、馬烽的“青春的光彩”、謝璞的“竹娃”和“早春”、华尧安的“放鴨”、袁鷹的“保卫紅領巾”、金近的“爸爸要出卖眼睛”、赵树理的“給女兒的信”、隆星灿的“在菜园里”、青林的“护秋小队长”等等，都是从各个方面、用各种形式反映了这些斗争的較好作品。少年兒童是我們社会主义建設的接班人，他們生活在成长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中，因而，教育他們認識现实、認識自己，并且引导他們参加这个伟大的建設和斗争，使他們在这些工作和斗争中成长起来，这是我們的社会主义

兒童文學的首要任務。忽視了或低估了這個任務的重要性，都是嚴重的錯誤。去年的兒童文學創作在這方面有了一些改進，因而，我們說，這是去年兒童文學創作中的一個可喜的特點。

其次，兒童文學作者的隊伍歷年都在擴大，而去年從各種工作崗位上湧現出來的新作者更多了。老作家為兒童寫作品的，去年也有了增加。所有這些都是繁榮兒童文學創作的基本動力。這種蓬勃發展的情況，從這個並不完備的選集和前兩年選集的作者姓名比較中，便可以得到證明。我們知道，不少世界文豪都是十分關懷兒童的。例如世界無產階級文學奠基人高爾基和中國新文學奠基人魯迅，都曾經為兒童文學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作了傑出的貢獻。高爾基對兒童文學的關懷，無微不至。從創作、出版到指導閱讀，他都做了一系列巨大的工作，甚至當他在國外養病的時刻，也還惦記着蘇聯兒童文學的發展，不斷寫信回國，給許多作家幫助和指導。蘇聯有名的兒童文學家馬爾夏克、馬卡連科等就是在高爾基的誘導和幫助下進行創作和取得成就的。魯迅也是這樣，他翻譯過許多優秀兒童文學作品給我國少年讀者，寫過不少有關兒童文學方面的文章，熱情地指導兒童文學的創作。高爾基和魯迅這種對兒童文學的熱心關懷，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現在，我們有不少作家已經重視了並且參加了這個工作，這是很好的。今年五月出版的“為孩子們寫的詩”一書中，在兩年多當中，就有二十六位詩人為孩子們寫了詩；在詩歌以外的部門，也有同類的情況。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也正是因为這樣，在群眾創作飛躍發展的形勢下，可以相信，我國兒童文學創作的空前繁榮，很快就可以到來了。

第三，在前幾年，兒童文學的体裁、形式還不是多種多樣的，發展得還不平衡，除了小說、詩歌以外，散文特寫和童話創作還

很少，曲艺作品可以说簡直是沒有。这种情况是和我們广大的小讀者的需要不相称的。然而，在一九五七年中却开始起了变化，散文特写多了，童話特別发达，曲艺等作品也有了。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童話创作的异常活跃。从春天到冬天，都不断有新的童話湧現出来。相当优秀的短篇童話很不少，如任溶溶的“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員”、金近的“蝴蝶有一面小鏡子”等就是一例。由于篇幅过长，沒有收入本集的张天翼的“宝葫蘆的秘密”和严文井的“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两个长篇童話，是我国童話创作中难得的优秀作品，是童話园地里的两个碩果和两朵鮮花。

当然，我們不能仅仅满足于已有的成績和收获，我們还应当重視所存在的缺点。我們認為，現在的兒童文学創作中，还存在下列一些問題。

(一)我們的兒童文学虽然已經在反映现实斗争方面比过去更好一些了，但还不很够，而且接触面也还不够深广，仍然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問題。

兒童文学如何反映现实斗争的問題，几年前就提出来了，然而一直沒有得到彻底解决，其原因何在呢？我們以为，最近在北京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勤俭办学展覽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幼兒園介紹他們如何貫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針中，為我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这个展覽会，严正地指出，在我們的兒童教学中，那种脱离政治、脱离生产、厚古薄今、厚动物薄人的倾向是存在的。孩子們接触的除了小狗、小兔等之外，就是自然景物，提到了“人”，也多是孙悟空，楊二郎等。現在在大跃进的新形势下，他們打破陈規，明确了学前教育同样需要貫徹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方針，打破了对孩子不敢講政治的迷信；开始根据现实生活編写教材。事实証明，孩子們不但懂，而且很有兴趣，

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兒童文学創作中，存在脫离政治、脫离生产、厚古薄今、厚动物薄人等的傾向，过去更为严重。去年虽然有了改进，但“古人动物滿天飞，可怜寂寞工农兵”的現象仍然存在。值得引起我們严重注意。

(二)兒童文学的形式虽然比前几年多样化一些了，但前面已經提到，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形式还没有加以利用与創造。例如兒童剧的創作，与兒童演出上的需要距离还很远，而去年創作的兒童剧本也极少（“独幕剧选”已收有这方面的作品，这个选集只收入童話剧，未收入話剧）；民間文学形式的曲艺已經能够用来为少年讀者服务了，是一个可喜的現象。但是，利用和发展各种群众文艺形式还仅仅是开端，我們希望一九五八年的选集中能够看到更多的新的兒童文学形式的出現。

(三)就我們所了解的看来，对于兒童文学作品的評論、介紹和研究工作，还很不够。評介和研究工作，是帮助教师指导兒童閱讀和促进創作发展的重要环节，它負有澆花与鋤草的双重任务。这种澆花鋤草任务在其他文学工作中固然很重要，而在兒童文学中，由于我們的讀者是还未成年的小讀者，兒童文学队伍中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新兵，就更形重要和迫切了。

这就是我們对于一九五七年兒童文学創作的很不成熟的估价。由于時間和能力所限，对本集所收入的作品，未能一一作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詳細分析。这些工作，还希望广大的讀者和作家們担負起来。

我們相信，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新形势下，今后的兒童文学創作将象丰产稻一样获得空前的丰收。

最后，說一下关于本書編选工作：在編选本書过程中，各地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特別是兒童刊物編輯部給了我們很大帮

目 次

序 言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1)
-----------	----------------

小 說

小 矿 工	大 群 (1)
青春的光彩	馬 烽 (54)
蚕	余 辰 (62)
竹 娃	謝 曉 (77)
采 藥 菇	呂 治 范 (89)
放 鴨	華 希 安 (100)
小 会 計	姜 樹 茂 (105)
金 鑰 匙 的 故 事	龍 龍 (120)
早 春	謝 曉 (129)
在 灰 色 的 日 子 里	吳 向 真 (145)

詩

我 有 一 条 紅 領 巾	李 季 (170)
北 京 的 阿 廖 沙 和 莫 斯 科 的 米 國 華	賀 官 (171)
战 馬 和 竹 馬	張 永 枚 (173)
北 京 的 声 音	紀 朵 (175)
我 的 秘 密	冰 心 (178)

小矿工(續篇)

大 群

“人民文学”編者按：本刊去年九月号发表了大群的小說“小矿工”。小牛是一个矿工的兒子，他的爸爸为了反抗日本鬼子的残暴压迫，死在矿井里。随后他的媽媽被把头大扒皮綁去卖了。小牛怀着报仇雪恨的志向去当矿工。邻居金大爷和工棚里王大叔是他的指路人，他們关怀他，把他領上了革命道路。他以給鬼子送信为掩护，勇敢机智的传递革命情报。故事結尾时，金大爷牺牲了，别的革命者把小牛和他的小女伴护送到抗日游击区去。“小矿工”通过一个孩子的遭遇記述了我国东北的矿工在日本帝国主义統治下的血泪生活和斗争史，发表后頗受到一般讀者特别是小讀者爱好，他們要求讀到續篇。現將續篇发表，續篇开始时小牛和他的小女伴都在抗日游击区里。

——

少先队员都集中調到游击小学校学文化去啦。我剛剛把他們送下山，回来的路上，孤单单的剩我一个人了。一定是留我參加大战斗部队喽！心里倒也挺輕松。老早覺得我不是个孩子嘛！方才小米山，还硬扯着我去找队长，比量一下，到底誰长的高呢。——忽然头頂上“格叭”一声，吓的我往前一窜步，脖子后一溜汗，一根乾松树枝子掉在身后了。我一拉大栓，推上了頂門火。回头一看，是只松鼠，它一溜歪斜窜到紧树梢上。我不是

头二年剛离开富錦煤矿来到山里那陣，一听枪响就捂上耳朵。現在我是一抖肩膀上了树，枪响必見物。我端起枪来，把松鼠吓得藏起脑袋，尾巴甩过来朝着我发抖，我閉紧左眼睛，舌头打了个响說：“小傻瓜呀，我不惹你，留顆子弹給鬼子脑袋通风呢。告訴你，我这回可要打大仗啦。”

苏联紅軍真厉害，快攻打到希特勒老巢柏林了。日本鬼子也吓麻爪了，成列車关东軍，一股劲的往黑龙江边上开，說是有上百万。我們抗日联軍大队人馬，也成团成軍的在大林子深处集結起来，要配合苏联紅軍解放东北呢。

我成天到晚，纏着同志学刺杀，准备見大仗时扑进鬼子大堆。到那时呀，放枪不頂用，刺刀才吃的开。我暗下决心，一見仗，就先从鬼子身上掰下把刺刀来。这陣，我把从富錦带来的尖刀子，綁在枪上，到处乱刺一通。

这一天我正对着一棵腐烂的老松树乱扎着。通訊員来打招呼，找我上队长窝棚里去。我两手拍了个响，完啦，准是学文化去啦！方才練刺杀那股热劲顿时凉了。事出我意料之外，是派我和三大队的朴老师俩口子一同出山。队长只是当我說：“你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骨头更硬，派你深入虎穴，去探听个情报，要把咱們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分子从敌人手里救出来，这可是在老虎嘴巴头上拔毛！能完成任务吧？有勇气沒有？”

我脸一热，說：“我啥也不怕！能完成任务！我和鬼子打过交道。”

队长看着笑了，大概他是头一次看我这样稳当过。他說：“好哇……知道……可驕傲不得呀！这次你要千万記住，行动听指揮！我真有点不放心哪。你們这些小老虎，不服

管了。好婆，把枪放下吧！山神大叔在山坡下等着送你们出山，快回窝棚收拾行装吧。”队长紧紧的抓住我的两只手摇了摇，然后给我正了正帽子。

我把大枪往他怀里一推说：“好吧！枪先保存起来。”

我扎撒着十个秃手指头，收拾什么呀？我走出窝棚心里瞎瞎想，定是走的地方很远，看来还要通过朝鲜人住的地方，还要和日本鬼子打交道，因为朴老师俩口子，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我更高兴的是，鼎鼎大名的山神大叔送我们出山。

山神大叔是蒙古族人，他真名实姓叫萨深达图，因为对山里的事懂得多，人家才送他这么个外号。他是熟皮子能手，我听说他在二十岁那年，一怒把蒙奸住的蒙古包，给纵火烧掉了，跑到山里挖“棒槌”，后来就参加了抗日。去年夏天，在山里的日子算是最艰苦，我们这队人马，被鬼子整整围困了四个月，大家一色是采摘野果野菜吃，一粒粮食都未沾唇。山神大叔可耽心了，怕大家吃着毒菜药死，每当伙房采来菜，他都先尝一尝，然后才准别人伸筷。金妞看他有时尝完菜，一口一口的吐黑水，就扯着他手掉眼泪，他就张着嘴，指着舌头说：“妞，别怕，我有消毒片。”可是过不久他竟尝上了毒蛇草，脸肿得鼻子都平了，嘴搬了家，两只眼睛肿得睁不开，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伙房采来菜，他还用手指扒着眼皮看呢。脸慢慢消肿了，舌头发硬，从此说话听不清楚。

山神大叔是全军最出色的交通员，鬼子下多密的岗哨，他晃着肩膀随便出入。每次出山回来，都背个油腻腻的布口袋，把我们招呼来，象变洋戏法似的，一件件的往外掏，他检来的松树塔，都比别人掏的层层多，还有一个把上结四颗山里红的怪玩艺，还给女孩们，画着各样颜色的碎碗碴……各式各样的奇怪东西，真逗得大家吐舌头。日本鬼子大洋马的尾巴，都叫他给扯下来

了，教給我們搓成套子，套山鷄燒着吃。他常跟我們說，孩子們，等到冬天，我弄匹鬼子大洋馬來，教給你們騎馬術，不然將來到我們內蒙古，看見我們那些小家伙，个个都象長在馬背上一樣，會羞得你們抬不起頭。他還給我們補衣服納襪底。教給姑娘們針線活計。他那兩只又黑又長刺的手，真巧極了，隨便掐片什麼叶子，擰出來個哨子，吹起來“嘀嘀嗒嗒”鳥都跟着抖翅膀。一聽到我們集中起來學文化，不管游擊小學校設在那條山溝里，第二天他准趕到，在窩棚外邊給我們做運動器具。一根細桑木杆架在兩棵樹中間，就是單杠，用山葡萄藤子做爬索、秋千……他看大家有玩耍的了，油布口袋往肩上一甩，抬腿就走了。大家說山神爺出馬，來去一溜風。

密林里，自然的古怪脾氣也被山神大叔給降住了。在這无边无际的大森林地帶，是不講究季節氣候的。夏季，响晴天氣，突然飄來巴掌大塊云彩，立即就是一陣暴雨，有時還夾雜着冰雹！太陽一落山，狼嘯，虎嘯，野豬叭噠嘴，老打更的（夜貓子）黑天就叫……山神大叔說這就是我們的大合唱團。夏天的黃昏是最難耐的時候，蚊子、瞎蠅在頭頂上滾成團，多得一抽氣，就會吸進鼻孔幾個去。下半夜，從森林里冒上來的潮濕氣，熏的你渾身起紅斑點，鑽心刺骨的痒痒……山神大叔發明熬艾蒿熱水沖洗，真見效，一擦就復原。他給我們準備下改善生活的野味，腌了許多山鷄蛋，采了許多山里紅，晒了葡萄干，誰要到他窩棚里來，他用“長白香片”（山葡萄嫩葉晒的）沏茶款待你，一股清香味，香的我一聞就打噴嚏……你說吧，誰能不爱他呢！

聽說，最近他踩出一條山路，我們全軍人馬拉出山，鬼子連根毛也發現不了。這次出山准是鑽這條路！想到高興之處，我隨手把怀里刀子摸出來，別在明處。

我一下山坡，哈哈！山神大叔在老松树底下睡觉呢！脸上盖着帽子，怀里搂抱着大枪，他的宝贝狗小青，肚子上搭着一缕青草，给他当了枕头。我边走边跳着喊：“山神大叔，你这是睡啥洋觉呢？”他一声不吭，身子也不动一下，小青对我竖起高粱梳子耳朵，瞪着眼睛，看样子并不欢迎我！我又向前一凑，小青鼓起腮帮子，对我直呲牙，山神大叔仍然未动。

我往后一退身，伸手从腰上解下来我常用来爬树的绳索，随手一甩，就挂在树杈巴上了，捡起块小石头，对着小青脑袋打去。小青往起一跳，冲我扑过来，我两手使劲一扯绳索，身子腾空悬起，就端坐在树杈巴上了。

山神大叔闹了个趔趄，帽子也从脸上飞起来了。他看我坐在树上那付洋洋自得的様子，说：“好小子，你还和我来这套把戏，你来那年冬天，光脚爬树，我都知道。”

我脸一红，一边下树一边说：“那是老年间的事了。”我刚从煤矿来到山里，论爬树的本领，我没有小来山爬的快，他还偏在我面前显露这招。我不服软就和他比赛，三九天脱光脚丫往树上爬，我爬上最高的树梢，还表演个鹞子登枝呢，吓得小金妞脸通红，几天不跟我说话。我紧紧腰带子说：“走吧，出山。”

山神大叔捋着胡子，拍拍我腰带说：“我说小牛，你白在山上活二年，脚步刚一挪出窝，就违犯军纪！怎能带刀子走呢！”他舌头在嘴里直翻滚，“呜呜噜噜”直响。

我一扭身子说：“我有大名，叫程虎男，”我气他搬动军纪来压我，我说：“从鬼手里掰下来的马大盖‘三八枪’不让我带都够抱屈了，这刀算什么！”

“我说，刀也是武器呀……”

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了他的话头说：“抗日就要动武器！”

你今天把老虎說上了树，刀子我也不能扔下。这是我从矿山带来的！是我……爸爸給磨的刀！”我心里涌上来一股說不出来的滋味，两手使劲的擰着帽子檐，脑門子一陣发酸，眼睛要流泪，我把整个身子背过去了。

这把刀子我怎么也舍不得丢掉。两年来，每当經過一个地方，哪怕休息一眨眼工夫，我都把“抗日”这两个字，刻在大松树干上。老同志打趣我說：“我抽烟解乏，你刻字頂啥！”我用袖头輕輕擦着刀子。山神大叔走到我的身边，他粗壮的手掌按住我肩头說：“我說，怕带刀子出山不方便，小牛，你这么一說，就带上吧！”半晌，他把手从我肩头上抽下来，半炷炷的說，“还是再想一想，带不带？”我第一次看見他，閃着对我不滿意的眼光。

我也上来一股倔巴劲，一下把刀插在褲腰带上。

“虎男，交了枪还嘸嘴呢！这回出山，空手打的仗更大！”朴金原老师說着从树后走出来。他穿上了朝鮮服裝，就象新姑老爷似的，脸刮的溜光，連根胡子楂都看不見。

我說：“韓老师呢？”他把肩膀头上包袱一顛說：“女人家婆婆媽媽的事多。走时还要說上几句祝福話。虎男，咱們可別学那一套，听着口令就开步走。”

山神大叔讓我們到他住处去等候，他要迎接韓老师去。

山神大叔的窩棚，收拾的有条有理，門窗都拴着山葡萄藤子的拉手，自己用黄泥烧的盆子罐子，都做有塞子蓋子，擦得嶄亮，一把长尾巴匙，一双柏树枝子的筷子，插在用樺树皮縫的籠子里，棚頂上吊着花根和菜籽，牆角挂着木耳和干蘑菇……这一切我都眼熟，处处都象在家里一样，哪里象在千里外大山上过日子呢。

韓玉粉老师和山神大叔一同进了窩棚。准备立刻出发。

山神大叔把小青叫过来，向我们一一指了指。它很通人性，在每个人脚上闻闻。山神大叔说，在密林里没有它，往往会迷路出危险。小青和我最亲近，多闻了我一鼻子，多看了我一眼，方才我用石块打它，好象它早就忘了。

……我们在密林里走两天了，阴森森的看不见一丝太阳光，我们的脸被松枝映成铁青色，越往里边走人显得越小。走十里八里看不见巴掌大块蓝天，出口气都挺费劲，谁都觉得几年来打游击，头一次走这样难走的路子，山神大叔说，不然怎么叫鬼子进不来的“宝地”呢！大家情绪非常高涨，别看山神大叔嘴笨，可议论不休，他背支三八大盖枪，树密的地方偏着身子走，很不得劲，累的大汗顺脸淌。朴老师成了韩老师的拐棍，也累得够呛，喘粗气的声音，隔十来步远我都听见了。我就更不用说了，走累的时候哭的心肠都有，我就随手掐草叶树枝，填在嘴里嚼！嚼得牙床子生痛，舌头底下直涌苦水。一到这个时候，山神大叔就逗引我说话。小牛哇，要记住，这是一棵硬木树，做唱戏用的梆子，管保震耳根子响。这是一棵多粗的树呀，能破多少块枕木呀，这大森林太招人爱啊！祖国太富足了。

我们一路上，还遇见了早先留下的指路标：石头夹在树杈巴上，现在石头已经长在树杈里了。山神大叔说，这条路线，往近说，也是五年前在这里经过的。有的树干上还刻着：“为了民族解放，坚决抗日！”看到这些，我们总是停下脚步。

……第四天，我们正走着忽然头顶刷刷拉拉一阵响，就象一阵风砂打在高粱叶子上似的，我抬头一看绿瓦瓦的什么也没有。山神大叔说是下雨了。可是身上一个雨星也淋不着呢。不一会灰色树干变成深黑色，雨水从树干上流下来了。山神大叔督促我们快赶路，说要是赶上连雨天，眼看着青草野棵子冒高长，会

把路子塞死。

……第五天走了一个下午，一下山我們都愣住了。眼前好象有几道深沟拦路。往东走，过不去，轉身往南走，迎面是悬崖陡壁。眼看太阳落山了，越走山坡越陡，身上背着东西不能不弯腰，脚底下象拴根繩子有人扯着似的。我們使劲抓住山葡萄藤子，把手上肉皮都拉破了。正在这时小青跑得渾身淌汗，毛都湿成了絀。它搖着尾巴，咬着山神大叔衣裳襟往左走。我們跟着它走有一点多鐘，才繞过深沟，来到一块平地上。心里悬着一块石头算落了地。这时回头往走过的地方一看，才知道走的是断崖，要再往前走，就有滑下去的危險。脚下这块小平地，說真点也是小山坡，靠山边还有几棵桃树，看出来有人住过，路边几块石头上还有烟熏的黑斑呢！山神大叔說：“过去有人家在这栽过参，被鬼子集家并屯时赶走杀光了。一直走快出山了。咱們还得躲过敌人的网。”

第六天我們爬上一架大山梁。山神大叔高兴的說，再翻过那架山头就出山了。在这山梁上看那座山，还得仰着臉呢！白紗般的云彩繞在半山腰。我問：明天能出山吧？他笑着对我說，望山跑死馬，咱們才走六天出不了山。我走出經驗来了，走这条路是紧七慢八浪蕩九。走得我渾身是汗，下这架大山梁，一步比一步滑，想站住脚，得将身子抱住路边树干。山背阴处，太阳光成年累輩子也照不到，脚底下树叶一踩吱吱响，还冻着冰碴呢！树干上、石头上、沒长草的路上都长着綠蘚苔。夜里很冷，我們得睡在树窟窿里。可是，韓老师一看見树窟窿，臉刷的变白了，渾身直哆嗦，手推着树干不往里边鑽。朴老师劝了老半天，她才爬进树窟窿，躺在里边，两泡热泪从眼角流下来。山神大叔悄悄的問，韓玉粉是不是身子不舒服？朴老师苦笑了下，說：妇女們

心里窄呀……

太阳落山，我們啃着干巴餅子，就着盐面。这一带林子最密，野兽四处叫喚。山神大叔摸着枪說，遇見狼群、野猪都，敲銅盆也比打枪强，它們就怕火亮。他說着打火石点烟，朴老师也裝袋烟。他倆抽的有滋有味的。其实哪是烟，是晒干了的野葡萄叶子，怪呛人的。我狠劲翻了下身子。身底下潮乎乎的，朴老师問我：冷嗎？我沒吱声。別說这陣，頂冷的季节，山谷里填滿了雪，野兽都陷在雪窩里，松树冻得嘎叭叭响，鼻孔冻冰疙瘩，我都没叫过苦，……忽然山神大叔說：“老朴，玉粉病了可就累贅了。我們还得走一天零多半宿才能出山呢！”

朴老师呷口烟說：“山神大叔，不用耽心！玉粉看見树窟窿，她是想起旧事了。”他小声对山神大叔講：“我参加抗日联軍，村子里地主告发給日本鬼子了。夜里鬼子去抓玉粉，她从后窗戶跳出来。鬼子一頓刺刀把我們一个活生生的孩子給扎死了。……”他狠狠的抽口烟，抽得烟鍋里火星直炸。“玉粉跑上了山，也参加了抗日。第二年春天，我們又有孩子，长的又白又胖，就連我們队长，打完仗也要抱一抱亲一亲。就在那年冬天，晚間露營在雪地里，玉粉把孩子放在树窟窿里，去化雪水洗衣服。有个叛徒出卖了我們，鬼子摸上来了。这当兒玉粉赶到了，她开枪給我們报信，我們和鬼子打起交手仗来，摸上来的鬼子被我們消灭了。鬼子大部隊增援来了。我們馬上轉入森林。当时鬼子把树窟窿里的孩子搶走了。同志們都分头去找。快天亮时，玉粉搖搖晃晃回来了，怀里抱着冻硬了的孩子，鬼子在他小小身体上扎了几刺刀。……”朴老师嗓子抖得說不出声来了，好一会工夫才說：“你說玉粉該有多傻，她把孩子撿回来，还用嘴給孩子度气呢！她背了一天一宿，才讓我們把孩子埋在雪地里。”